

從洛杉磯第一華人浸信會 歐陽牧師、李執事被槍殺說起

簡錄一九八五年七月二日洛杉磯國際日報消息:

「羅省第一華人浸信會，卅日早上發生兇殺案，華裔牧師歐陽樂善，華裔會助李福江在開始崇拜不久，被兇徒周定邦上台槍殺。兇徒亦被參加崇拜的下班警員當奴羅倫所擊中，送院後不治。」

「歐陽牧師，卅六歲，美籍華裔。遺下妻子及三兒子，兒子皆在十歲以下，最幼的剛出生不久。」

李福江會助五十六歲，乃前南京市長劉紀文之婿，家境富裕，為熱心基督徒，遺下妻子劉氏及三兒女。

兇徒周定邦四十六歲，是該會會友，據報已離婚，正失業，該會鄧焯文牧師在卅晚崇拜時，以極哀傷心情向會友表示，兇徒周定邦是該會會友，但神經有問題被開除會籍，敝會勸他接受心理輔導被拒絕。」

(又簡錄七月三日洛杉磯世界日報消息:)

「.....刑事組調查員季隆貝克一日說，訪問了目擊人士之後顯示，周定邦可能是蓄意去找他的前妻和其他親戚，而前往教堂，案發時周的前妻正送小孩到附近的主日學。.....她的妹妹和未婚夫也在教堂內，周定邦對這兩個親戚顯然非常憤恨。.....貝克說: 周定邦顯示有偏執狂性。至少有六年之久，他認為他家裏和教堂的每一個人都和他敵對。」「周定邦到教堂去的時候，除了帶有四點五口徑半自動手槍外，還帶有兩個彈匣的子彈，四十一顆散彈。又說: 周最近去看醫生，但顯然沒有遵照醫生的指示服藥。」

在七月三日(主日)早上，我在巴莎甸拿一間潮人教會講道，回家後不久，就兩次由電話得知歐陽牧師和李執事被殺害的消息。(當時都說李執事和兇徒當場死了，而歐陽牧師在受傷時送去醫院。我們還為他祈禱! 但在晚上電視台新聞報導，證實歐陽牧師在下午六時也去世了。)我全家都為這事而感慨萬千! 這消息不只轟動洛杉磯和美國，也轟動整個世界。特別是我們基督教的弟兄姊妹，無不傷痛難過。為歐陽、李兩家遺屬固然悲戚，在教堂崇拜中發生這事，益加悵惘萬狀! 我和小兒焯正都是牧師，常常站在台上講道，想起這事是在聖殿台上發生的，心中真為之根觸難堪! 過不多日，我到西雅圖華人浸信會講

道，知道該堂發起為歐陽牧師、李執事之事舉行特別祈禱和奉獻，我相信經濟方面，還不是目前兩家的重要問題。重要的是兩家遺屬的傷心憂戚怎樣得到補償和安慰呢？

從這事看來，撒但猖狂程度已到峰巔狀態了！因歐陽牧師和李會助是眾人承認、眾口讚揚的好人，撒但更要施毒手，真不禁為之悲悼而提高警惕！

從這事的發生和報章的消息，我在傷心之餘，有許多要說的話：

一、我願望基督徒們在祈禱中記念歐陽、李兩家的遺屬，求神安慰他們，並為他們的需要及孩子們的前途，施予奇妙的安排！

二、據報載鄧焯文牧師說，因周定邦「神經有問題被開除會籍」那麼，以後各教會對「開除會籍」就要重新和認真考慮。各教會有各個不同的章程規定，我不能對開除會籍之事有甚麼批評，只是願望慎重考慮，免因而引至被開除者對教會有含恨懷怨的心理！

三、這周定邦的「神經」（其實我應該說是「神經病」才對。）程度如何？是值得詳細研究：

甲、如果周定邦的神經病程度嚴重到見人就毆打，或有各種兇狠、毀壞、搗亂、騷動的行為，教會自應協商其家人將之送入醫院治理，非得到醫院准許，就未可接其回家居住。

乙、如果他的病程未算嚴重到上述的狀態，教會應協助他找醫生輔導，（這點第一浸信會已做到。）但他不接受輔導，又不服用醫生指定的藥物，我仍然希望教會方面容忍，繼續為之設法求醫求助，不必將之開除會籍。倘若教會當局以為將之開除會籍，就可以減少日後的麻煩和責任，那麼，教會就處理得不算適當。像這事看來，反而增加了麻煩和更多更大的責任。

四、教會各種聚會 -- 尤其是人數眾多的主日崇拜，招待員應對神經病者，特別注意。（我在本刊第十四期專題「怎樣做各種聚會的招待員」文中，請招待員注意特別而少見的事之第三項：「聚會中，忽然有一個狂漢在堂裏大叫大笑起來，招待員要馬上把他帶出來，看情形把他安置或送出街外去。」講這專題時，並沒有想到狂漢持槍殺人之事，現在要加上：「如果事前知道這人是狂漢（神經病者）就要特別注意，能夠不讓他進堂最好，他既進入堂內，就要特派專人坐其左右監視為宜。」

五、周定邦進入教堂之時，教會的招待員（甚至其他的人）相信會見到他，既然知道他是神經病者，當然會意識到有危險事情發生在他身上可能，如果指派專人兩邊伴坐，到他起身登台之時，馬上制止，或可以免去這次災禍，歐陽、李兩人生命，或不至意外喪失。

(也許有人說生命在神手中，兩人之死，是神早已命定，那我也不想多辯，我只是依事推論而已。)

六、周定邦身上懷有「一支四點五口徑半自動手槍、兩個裝滿子彈的彈匣、又四十一顆散彈」而沒有人發覺，在正常信徒身上而不被看到，那不出奇；但在教會承認是神經漢身上而竟不發覺，未免太大意了！當時台上，未知有無詩班員，相距不到三尺則有一位司琴姊妹，如果兇徒兇性大發，槍殺了歐陽、李兩人之後，繼續向詩班員及司琴員掃射，又或在逃離講台時，向堂內會架掃射一輪，那就不堪設想了！這樣說來，遭殃的只兩人，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了。

七、當兇徒槍殺歐陽、李二人後，即從台的右邊走到左邊而下，順左邊走廊走去，這時，坐在右邊的警員起身，(其時堂中會眾絕大多數俯伏在座椅側邊的地上)「喝令兇徒停止，並拔槍制止周定邦繼續行兇，雙方互相交火，兇徒周定邦中槍倒地，送院後證實不治。」(國際日報所載)在六百多人聚會的堂中，雖然有大多數人已經伏下，但還有許多人在慌亂匆促走向門口去，就在這時，警員和兇徒雙方互相交火，這是何等驚險的鏡頭，雖未至槍林彈雨，至少槍聲卜卜啦，結果，除了台上歐陽、李兩人及兇徒中槍外，台下六百多人都安全，還不是神的保守而何？悲傷之餘，仍要感謝主的憐憫！(又據聞，兇徒在走下台前，再回去向歐陽、李二人各射一槍，並向會眾張望找人。)

八、據世界日報載：周定邦「對這兩個親戚顯然非常懷恨」；「他認為他家裏和教會的每一個人他都和他敵對。」由此看來，他的殺機早有心，對象是其前妻、妻妹和妻妹未婚夫，以及教會中許多人(可能是牧師、傳道、值理、執事和職員等)，主要原因是離婚與開除會籍了。當時，他可能看不到其前妻和妻妹及妻妹未婚夫，但歐陽牧師和李執事目標太大，不用尋找已看到了，因他已先到堂坐定(據聞他是坐在前五排)，很接近歐陽牧師和李會助兩人了。假如還有時間的話，他不會放過其前妻和妻妹及未婚夫的。-- 這些都是推測的，他本人已死去，無生口證實了，但這種推測也不無理由的。因此，我想起夫婦間的感情破裂，不只關係夫婦或子女，連所有認識他的、他認識的，都會遭遭怒而牽連到，真是人間慘事！

九、兇案發生之主日崇拜，恰巧有西籍警員當奴羅倫斯參加聚會，而當奴羅倫斯是首次來的。若果不是這警員當場制止，隨又還槍擊中兇徒周定邦，報上未有報明雙方開槍數目，推測雙方都開過槍至少一或兩響，竟然在這倉卒中便將兇徒擊中而且擊斃，結束這一幕緊張、刺激的兇殺慘劇，警員當奴羅倫斯的功勞實在不少。假若他猶豫不開槍或開槍而槍法不準，那又會另有死傷了。真是感謝主！

十、這件兇案發生後影響為何？目前尚未能預料，因為還要過些時日，才可判定，但影響所及：

甲、該堂會友心情問題 -- 我希望他們的心情早已平復下來，今後也和過去一樣踴躍參加聚會，甚至更加堅定信心，仰望創始成終的主！

乙、會友因此事對教會當局的批評怎樣 -- 我希望若要怪責，只怪責周定邦神經病所致，而不對教會開除會籍有閒言就好了。至於教會方面，怎樣安慰死者家屬，和安定會友心情，是一件重要而為會友關心的事。

丙、外邦人 -- 尤其是華僑社會對這事的看法又怎樣？站在我們教會一般來說，未必計較外間的批評，但有時外間的毀譽，也影響教會工作的。(因該禮拜堂是在華埠中)

心所為危故作這杞人憂天的多餘掛慮，但如果成為兇案的後遺症，那就更是教會的隱憂了！

我除了為歐陽、李兩家的遺屬及教會祈禱之外，還能做甚麼呢？還能說甚麼呢？今年洛杉磯特別酷暑，熱到攝氏表四十四度，雖然我的眼淚不能和汗水一同流出，但為無辜而去世的兩位同工，心中實有一種永遠不能移去的沉痛！ -- 尤其是在登台講道的時候。願主耶穌安慰我們一羣事奉祂的人！

(本文登載於中國佈道會總會一九八五年恩橋季刊秋季版)